



人间

行走者

老王街的桃花

于心亮

我居住的老王街，很安静，住着一些王姓人家。没出过名人，也没出过恶人，倒是有个患桃花痴的女孩名噪一时，后来就上吊了。我坐在干净的石阶上，看几个孩子走过，静静地想，在这有点古色古香的老街，如果墙角植上几株桃花，也许能增添几分灵气吧？

我到老王街居住，不是偶然，老早就想到这个地方住下。打听有闲房子么？说有。我就决定住下了。行李也简单，一个破皮箱，一台旧笔记本电脑，自行车一驮，就来了。房东朝我背后瞅瞅，说，就你自己？我说就自己。房东扔给我钥匙，我递给他房租。

我听完疯女孩的故事，就种桃花，墙角刨几个坑，然后栽树，然后培土，然后浇水……再然后呢，我发现身后站着一个人。他说你栽桃花？我说栽桃花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我喜欢。这个人就点点头，说，嗯，难得喜欢。然后不再睬我，仰着脑袋走了。

过了两天，这个人又来了，一手提棋盘，一手端茶水，在桃花树旁坐着，朝我说，来下两盘。我很惊讶，你怎么知道我会下棋？他滋溜喝口茶水，说，那天来，看到你窗户旁扔着一本棋谱。我忍不住笑笑，问他是干啥的？他低头专心排兵布阵，说自己是生物老师。

日西斜，感觉凉了，毕竟是早春，桃花瓣在寒气里瑟缩。他凝神看着桃花，说本来今年，它会开得很好，可惜。我说可惜什么？他说你动了它的根，要不会开得很好，真的。我说明年就好了，并且一年比一年好，总比困在花盆里强。他怔怔地看着我，半天才说，也许吧。

他前脚走，房东后脚来，看着他背影，说你认识王老师？我说来找下棋。房东就奇怪，说居住六十多年了，没见过他下棋啊？我说不会吧，他的棋艺不错呢。房东瞄到墙角的桃花，说你种的？我说是啊。房东说王老师的女儿也喜欢种桃花，可惜她疯了。

春天深了，桃花落了，王老师没再来，街上遇到了，客气地点点头。老王街的人说话很小声，包括孩子们的玩闹。我时常在黄昏里坐着，看我种的桃花树。桃花树就是桃花树，没有果子，花瓣落了，只留叶子，绿在我的眼底。

黯淡的夜晚，有玻璃的破碎声。我在街边坐着，一个人跑过来，我伸

腿将他绊倒。王老师出来了，看看破碎的窗，叹口气说，放开他吧。地上人爬起来，是个小伙子，凶狠地盯着王老师说：你不会安生的，只要我不死，就要给桃花报仇！

我请小伙子看我种的桃花，他呜呜地哭，说桃花已经落了，还有什么用？我不安慰他，坐着陪他到天亮，听他讲自己的故事。小伙子说谢谢你，只有你有耐心听我讲完自己的故事……

小伙子没再找王老师的麻烦，听说他去了远方。秋天的时候，王老师来给桃花树绑上绳子。做完了以后，他说，那天夜里，你们都说了什么？我说听了他的爱情故事。王老师去看蓝蓝的天，天上云迷离在眼底，王老师在秋天的风里喃喃地说：我真懊悔啊……

世上的爱情故事都差不多，除了自己觉得轰轰烈烈，旁人都觉得平淡如水。房东说，比如我的老婆，临死时说了一句狠话，如果你敢找别的女人，我会诅咒你们生个孩子没屁眼！于是我去孤儿院领养孩子，所有的孩子都有屁眼，哈哈！

房东笑着走了，我的眼角有泪。房东领养了13个孩子，规定一律喊他妈妈，他说妈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。我知道房东的老婆是难产死的，房东抱着死去的妻儿一天一夜，谁劝也劝不动。我不知道，是否有人会耐心倾听他的爱情故事，就像我一样。

其实，我的职业是精神病院男护工，那个喜欢桃花的女病人给我讲她的爱情故事，被我野蛮地拒绝了，而且我还耻笑她。那个女病人自杀了，纤细的脖子挂在桃树上，像是一个可怜的丝瓜。我将她抱下树，想将她的眼睛合上，却不能，她的眼睛里充满着绝望。女病人自杀前，我情绪不好，因为相恋六年的女友爱上了别人，理由是我的职业和疯子在一起。

住进老王街的冬天，王老师依旧常来和我下棋，当春天来到的时候，王老师看着桃花树，静静地说，过去的总要过去，总背着心债，很累啊，你说是不是？

我去看僻静的墙角，那里的几树繁花，开得很灿烂，我静静地坐着，慢慢感觉眼底一片朦胧。我好像看到一个女孩子在朝我微笑，说我都想开了，我的那个他都想开了，你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？

我也终于有笑容，打开沉重的街门，对躲藏在外面的孩子们说：都进来看看桃花吧！

雨中万松浦

陈颖

清晨早起，一夜断断续续的雨终于停歇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气息，一只喜鹊从樱树枝上飞起，飞向它要去的地方。我脚步轻盈，急匆匆和喜鹊打个招呼，奔向我要去的地方。

我要去的地方，是龙口万松浦书院。昨晚，省作协副主席王秀梅通知我和周燊老师，在小区门口路边等待，她打车带我们一起到集合地。

到达集合地，空中又飘起小雨。雨滴落在南大街银杏树的树叶上，树叶张开优雅的小伞，和调皮的小雨滴互动。抬头看看天空，在心里祈祷，但愿今天龙口的天是晴朗的。

在确定去书院之后，我找出刘永春老师的《履痕拾微》，书中第三辑《静听松风》有五篇关于万松浦的杂记，我想再从文字中了解和感受一下万松浦书院。万松浦，我梦中的文学殿堂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

从芝罘到龙口并不远。一路上，坐在我旁边的莱山区作协主席姜瑞光告诉我，他在11年前去过万松浦，而今再去，也是开心和神往并存。我无法用言语形容自己的心情。当透过车窗望向窗外，看到“港棠河”三个大字时，我知道，万松浦书院马上就要到了。微雨朦胧，柳枝低垂。这些垂柳，静静地停留在《静听松风》里，此刻，她们由文字变成清晰的指引，万松浦就在眼前。

“时间过得真快。不觉间万松浦书院在龙口北部海滨、港棠河左岸矗立了二十年（2003.9—2023.9）。”二十年作为一个规整的计数，常让人习惯于作一段经历、一个事件的归结。我们得以抚今追昔，遥望来路与去路。二十年来书院周遭发生了巨大改变，莽林消失，群楼簇拥；书院内黑松依旧苍劲，移木扎根成林，建筑历经磨砺，一切更加安稳。”万松浦书院学者楼一楼东侧墙面上的宣传版画，文字和图片直观地解读着我心中神秘的万松浦。

关于书院的版图中，有这样的简介，“万松浦书院坐落于龙口北部海滨松林、港棠河入海口，于2002年试运行，2003年正式开坛。由复旦大学、上海大学、山东大学、山东师范大学、烟台大学等高校共同倡议发起，是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座现代书院……书院由作家张炜先生任学术主持人。”

二楼走廊两侧的墙面上，有很多中外知名作家、学者的照片。我怕掉队，赶忙拍下两张，一张是“作家迟子建来万松浦书院访问交流”，一张是“作家张承志来万松浦书院访问交流”。这两名作家的书我都读过，迟

子建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读过两遍。返回一楼。夏天的雨，在这里也极具修养，不急不躁。窗外，不知名的树、竹子，在雨中讲夏天的故事。那万亩黑松在哪里呢？

藏书库里，在《张炜文集》藏书架前拍照留念。一排排摆放整齐的《张炜文集》让人惊讶作家的写作神力。张炜先生的书我读过《毒药师》《古船》《爱的川流不息》《唐代五诗人》。读完张炜先生的作品，需要多长时间？惟愿生命久长，能一直保持阅读的幸福。

在一楼接待室拍下张炜先生书写的“这里人人皆诗人”的时候，我已经掉了队。收起手机，快速跟上队伍，《万松浦》2024年第3期评刊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

离开学者楼，走向万松浦书屋，雨气缥缈，绿树婆娑，一路雨水铺就，每一步似有书香萦绕。万松浦书屋里座无虚席。评刊会就近期出版的第3期《万松浦》文学杂志进行交流。省作协副主席王秀梅和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、博士生导师马兵作为邀请嘉宾进行了交流发言。

秀梅主席以第3期朱辉的短篇小说《半城雪》为例，分析了《半城雪》的内容结构和艺术表现形式。秀梅主席认为，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应具有世界性，作家身上应具备世界性的文学储备及知识结构。

马兵教授结合第3期发表的中短篇小说，谈到当前小说创作的潮流性现象，作家黑孩的短篇小说《相对性》，一边讲故事，一边让小说里设计的人物故事与现实中人物关系、小说的关系形成某种对应，这种多线叙事增加了小说的厚度。一个多小时的评刊会时间，我全程轻呼吸，坐在板凳上听着、看着。

在我眼里，《万松浦》杂志纯粹、雅正、现代，你看创刊号，聚集了一批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力作。有邱华栋中篇小说《于阗五部》、蒋子龙短篇小说《今世笔记》、金仁顺短篇小说《白色猛虎》、瓦当的长篇小说压缩版《芝罘——米怜秘史》……评刊会结束时，窗外的雨任性起来，雨丝变成了雨帘。等车过程得片刻闲暇，书屋书架上的书吸引了我。儿童绘本架上的绘本封面让我惊呆了，没曾想，绘本的文字作者是张炜先生，《捉鱼去》《爱小虫》《海边童话》……

大雨酣畅淋漓着，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我想在万松浦的院子里走一走，看一看的愿望因大雨而成为遗憾。何日能与万松浦书院重逢，这成了我新的梦想。